

春风文学丛书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woman in a long dress stands facing right. On the right, a large, dark purple silhouette of a man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 playing a cello.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yellowish-tan. The title '五瓣丁香'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black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Below the title, the author's name '刘鹏越' is written in smaller characters. There are decorative floral patterns in the bottom left and bottom right corners. A small white label with the number '5' is attached to the left edge of the book.

五瓣丁香

刘鹏越

5

五 瓣 丁 香

刘 鹏 越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13,000 印数: 1—155,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58·570 定价: 0.85元

内 容 提 要

你知道丁香花儿是几瓣的吗？据说，找得到五瓣丁香的人，就会获得幸福……

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爱情小说。音乐学院学生方小成、张凌、王刚都爱上了林教授的女儿冬冬，那时，生活多么美好！然而，十年灾难却又把他们雕塑成了不同性格的人，走上了不同道路。升腾沉浮，痛苦欢乐，探索真理，演奏着个人和社会命运的变奏曲。

但是，这不是一部一般的爱情小说，而是一首以强烈的爱国主义为主旋律的变奏曲。林教授失去了爱情，献出了生命，他把至爱献给了艺术，献给了祖国……青年主人公们谱写着镌刻心灵的自我觉醒的忏悔录……中篇小说又是奉献给老一代的安魂曲。全书具有震撼人们心灵，陶冶人们高尚情操和激越人们奋飞的力量。

当浓郁的丁香重新开放时，回忆往事，怎能不让人深思呢！

目 录

一、事业、真理、友谊·····	1
二、第七变奏·····	33
三、青春、爱情、奋斗·····	61
四、横祸·····	110
五、美丽的巴塞罗纳·····	145
六、护花神在哪里·····	199
七、生命的节奏·····	224
八、重返莲花湖·····	242
九、赎罪·····	261
十、生命的冲击·····	288
十一、母亲·····	344
十二、尾声·····	368

一、

事业、真理、友谊

一个人——凡是一个不想虚度一生的人，
都会在某一天郑重地对自己说：决定了！真正
决定了！这就是我要走的路！……但愿他说这
句话的一天早日到来。

“你也要离开我吗？我们……不是朋友吗？”

这是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她对面，站着一个高
大魁梧的小伙子，回答她的，是一阵令人难以忍受
的沉默。

这是秋末一个无风的夜晚，淡雾扯起一层薄
纱，月色朦朦胧胧。他们站在音乐学院小假山后
的一片枫树林里，已经很久了。老枫树上那最后几
片红叶犹犹豫豫地飘落下来，月光下，地上已是一片
暗红。

“难道……你也不了解我父亲？”姑娘的声音
里带着凄楚之情，眼泪默默地往下流……

这个小伙子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立着，紧闭着嘴

唇，脸上也带有一种难言之苦。

“不要离开我吧！我……”说到这里，她竟伏在小伙子身上呜咽起来。

这时，院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响了。小伙子周身一震，只觉得一股锥心融骨般地巨痛，从眉梢向全身扩展开来。在音乐学院这宁静的夜晚，粗犷的广播声显得格外刺耳、疹人……一阵不可抗御的颤栗过后，他木然地抬起头，无知无觉地靠在树干上……

也许是《人民日报》的《打倒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文章那种铁一般的逻辑，摧垮了他早已混乱不堪的思维；也许是文章那宛如匕首一样犀利的论点，刺进了他心脏的深处，他烦躁地推开了姑娘的手，朝前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深情地望了她一眼，就大步跑开了……

年轻姑娘木然地朝他的后影望着，望着……她不再落泪了。

这个小伙子跑进主楼，一口气登上四楼，闯进洗脸室，把头伸到水龙头底下，让冰冷的水流狂暴地喷浇他那滚烫发胀的头……

不知过了多久，广播声停止了。他抬起头来痴呆地站立着，任凭头上的水顺着脖子流下去，流下去……

《十六条》的发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月。三个月来，他陷进一种病态的、几乎是癫狂的烦躁与抑郁之中。他在真理的两极徘徊；在理论与现实的

云雾里挣扎；在迷宫一样的路途中摸索探求。他用那发抖的双手，举起他那个年龄的智慧和所能掌握的知识火炬，企求靠着这点微光的烛照，找出一条真理之路……但是路在哪里？路在哪里？

他走到窗前，一把推开窗户，用发红的眼睛朝天边遥望……外面还是清冷的雾夜。他双眼呆滞，痴痴地问道：“要决裂吗？非要决裂吗？可是，冬冬她……”他声音颤抖起来，耳边又响起了那个姑娘刚刚问过的话，“难道你也不了解我的父亲？你真的不了解他吗？”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由得想起了那刚刚结束，但已经是十分遥远的岁月……

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考场。一扇高大的橡木门打开了。从门里先跑出来一个怀抱大提琴的卷毛头小男孩。他顽皮地做了一个鬼脸闪在一旁，身后跟着走出来一个高年级的学生。他把门轻轻掩好，又正了正自己胸前戴着の考场工作人员证章，向长廊里等待迎接考试的孩子们扫了一眼，用洪亮的声音喊道：“二百六十五号！方小成！”

一个身穿土布对襟上衣、胳膊下夹着一把小提琴的小男孩，应声从长廊的尽头跑过来，脚下弄出了很大的响声，引得孩子们都把目光转到他的脚上。卷毛头竟哈哈大笑起来，他一笑逗引得孩子们

也都跟着大笑起来。刚喊过名字的考场工作人员王刚忙摆了摆手，把一只长手指放在嘴边“嘶”了一声，这才制止了一场哄堂大笑。

方小成不知出了什么事，见大家都在望着他的脚出神，下意识地也扫了一眼自己脚上穿的那一双千层底鞞鞋，脸红了。

王刚笑着拍了拍他的肩头，和蔼地轻声说：“进去吧！”他推着方小成进了橡木大门。

方小成给坐在长桌后面的十几位主考教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也没等他们问话，就把提琴往脖子上一夹，闭起眼睛拚命地拉了起来……

这是一首《正月里来是新春》的曲调，从这只破琴里发出的噪音竟使主考的教师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方小成拉完后笑着说：“我还有一个最难最难的名曲——《锯大缸》。”

一个年近五十的、长了一副长眉毛的老教授说：“不必了，可以了。”

方小成天真地问：“我考上啦？”

一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老教授扫了一眼笑得前仰后合的教师们，长眉毛抖动了一下。

他走过去把宽大温暖的手放在方小成的肩上，宽慰地说：“回去好好努力，明年再来吧。”

方小成失望地走出了考场，一时心里不知是啥滋味。只见卷毛头张凌直朝他笑。他克制着内心的

烦躁，紧走了几步。卷毛头跟在后面还是笑，而且越笑越厉害。方小成恼火了，他转回身：“你笑什么？”

卷毛头眨了眨眼睛：“我……我想听听你的《锯大缸》，啊？哈哈……”

方小成的脸红涨起来，猛地伸出胳膊，照准张凌的胸口就是一拳。卷毛头没提防，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你还真打呀！”说完，他蹦了起来，挽了挽袖子扑了上去，安静的走廊霎时间响起一片惊叫声。

“好哇！你们在打架。把准考证交出来！”那个身穿白衬衣、胸前戴着考场工作人员证章的王刚走了过来，吓得他们俩一溜烟地跑开了。

方小成的家住在边远的农村。他没有赶上当天的火车，只好在音乐学院主楼宿舍里借宿。

这是一九五六年夏天。皎洁的月光透过长廊上的高窗，在他身上洒下了一片银辉。没有考取，他感到十分委屈。“他们笑我什么呢？笑我不会拉琴……反正我会拉。”可是，想到为了这次考试的路费，父亲走邻串里地为他借钱，心中不由得一阵难过。他越想越不安，越想越睡不着觉，便信步走出了大楼，在小假山周围闲荡起来……

远处，传来了缥缈的大提琴声，音调徐缓而轻柔，象是父亲的手，在抚摸着他那样亲切。他听着、听着，不觉心迷神醉，竟忘掉了没有考取的烦

恼，忘掉了因为被那个卷毛头讥笑而引起的不快，他寻着琴声朝前走去，不知不觉中，这美妙的声音将他引到了一个小院里，绕过了丁香树丛，他走到一扇打开的窗前站住了。

琴声从窗内倾泻而出，象和风带着春雨那样滋润着他的心田，象瑞雪溶化在不息的江流中那样在他的血管里奔腾……这旋律敲开了他的心扉，家乡美丽的山水田屋象油画似的以全新的色彩展现在他的眼前，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亲切。方小成的心紧紧地收缩了，被占有了。他觉得有一种倾诉不出来的滋味儿，一种从未尝到过的感情偷偷地融入了他的心中。乐曲进入了最后的高潮，那辉煌的韵律，激荡得他周身热血狂奔，那不可名状的崇高的感情，使他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

“你怎么啦？”

方小成被问话声唤醒了，他这才发现面前站着一个和自己一般大小的女孩子，月光下乍眼看去，真象是一个外国洋娃娃：黑黑的大眼睛在深陷着的眼窝里闪闪发光，长长的睫毛不停地上下扇动，细长的脖子，两根扎着紫蝴蝶结的小辫整齐地排在胸前……

“你哭啦？”她追问了一句，声音象铜铃般清脆。方小成这才发觉自己脸上挂着泪，他真有点不好意思。

“爸爸，快来看哪！”

随着这喊声，一位老人出现在窗口。灯光下，方小成认了出来，这就是考场上听过他拉琴的、长着一副长眉毛的老教授。看到满面泪痕的方小成，老教授开始很惊讶，继而心有所动。他返身从屋里走出来，拉着方小成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方小成被弄得窘迫已极，真有点无地容身，心想：

“哪有这样看人的！”

“来，进来坐嘛！”教授拽着方小成的手走进屋里，让他坐在沙发上，还是用那样的眼光审视着他。方小成低着头，喃喃地说：“你拉得真好听，真好……”

教授走过去拿起大提琴，演奏了一首《诙谐曲》，音乐从他手中奇妙地飞撒出来，逗得方小成破涕为笑。方小成一时感到和这位西服革履的老教授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这个小女孩也大笑起来，她觉得这个又哭又笑的小傻子真好玩儿。

老教授一边拉琴，一边仔细观察着小男孩儿脸上的这些变化。拉完了琴，教授说：“给我唱支歌儿吧。”

方小成想了想，唱出了一支旋律，这可使老教授大为吃惊，因为这支旋律，就是他刚刚演奏过的柴可夫斯基《变奏曲》的主题。教授的面孔变得严肃起来。他坐到钢琴旁开始给方小成听音，发现这个小男孩不但有陶醉而冲动的音乐感情，又有惊人的记忆力，耳朵非常敏锐。教授拉起了方小成的

手，象医生似的仔细地察看起来，每个关节都摸到了。他又抬起头问道：“多大年龄了？”

“虚岁十二。”

教授放开了方小成的手，摘下眼镜，站起来在地板上不停地来回走动，嘴里还不时地叨念：“十二岁。十二岁……”

方小成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小女孩直朝他挤眼睛。方小成咧开嘴朝她伸了一下舌头，逗得她又大笑起来。

院子里传来了粗犷的喊声：“冬冬！冬冬！”

“刘书记。”小女孩跳起来飞跑出门。

工夫不大，一个高大的老人抱着冬冬，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冬冬耍娇地搂着他的脖子。“刘书记，您是要茶还是要糖？”她又伏在刘书记耳边悄声说，“爸爸有好酒！”

“哈哈，你早点告诉我呀。真可惜我吃过饭了。哈哈。”他笑得既爽朗，又有感染力。

教授也笑了：“还不快下来，死沉死沉的。”

冬冬跳下地，跑到柜橱前，取出一个大糖盒，转回头看到了方小成，便拿了几块糖走过去：“给你。”方小成摇了摇头。冬冬说：“哎呀，这是朱古力。”说完，硬是把糖塞到他手里。

这边，教授不安地朝刘书记扫了一眼。刘书记拉他坐到沙发上，忙说：“是呀，不大顺利。因为我们和西班牙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总之，这是一

件很麻烦的事儿。”

教授叹了一口气：“等待，等待，人生大概就是在等待中度过的。”

“哈哈，你这个老家伙！我们当然是积极地等待。”他又轻声说，“这件事已经作为特殊问题报上去了，是省委赵子雄亲自办的。”

方小成觉得自己不应当再听下去，便站起来，怯懦地说：“我……该走了。”

教授忙说：“稍等等。”他转身又和刘书记谈了起来，声音很轻。刘书记不时地朝方小成这边打量着。

方小成仔细一看，发现在这个人的额头上，有一块十分刺眼的疤痕。这时冬冬又把一块朱古力塞到他手里。方小成借机问道：“他是谁呀？”

“他呀，是院党委书记。原先是个师长，可会打仗了，坏蛋都怕他……”

这时刘书记走了过来，详细地查问了方小成的身世，对教授说：“很好，是工农子弟。”

“我不管他是什么子弟，我……”

“知道知道，知道你求才若渴。也同意你的想法，这的确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问，是要从小开始学起。我只是说要选好苗子，咱俩没分歧。”

教授告诉方小成：“你明天留下参加复试吧。”

方小成一时愣住了，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好

象是听错了一样。

“把嘴闭上！明早八点来复试。”

“是！明早八点……复试！”说完这句话，方小成兴奋得转身就跑，到了门口，他又转回来猛地鞠了一躬，抬起头来冲出了门外。

“哈哈。”冬冬笑得腰都弯了。

老教授忘掉了自己刚才的烦恼，兴奋地来回踱步，最后他自言自语地说：“很可能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玉。”

这话让他的女儿冬冬听到了，“未经雕琢的玉？”她还不大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意。

方小成考取了音乐学院附中。

报到之后，方小成来到教授家的小院，给他开门的就是那个扎蝴蝶结的小女孩儿，她今天穿了一身没有袖子、对襟的“萨拉方”，显得清瘦细长。方小成觉得她很象电影《青蛙公主》里的那位小公主。看到方小成局促的样子，她又爽声大笑，笑得两条眉毛象是要飞腾一样：“我叫林冬冬，以后叫我冬冬好啦。我是学钢琴的。哎，你叫什么呀？”

还没等方小成回答，门就被撞开了，那个卷毛头跳了进来，他长了一个惹人喜欢的小翘鼻子，眉毛黑得象是两块贴上去的绒绣。看到了方小成，他惊喜地愣住了，过了一刻，他眨了眨眼睛：“《锯大缸》，哈哈。”方小成也笑了。卷毛头大方地说：

“我叫张凌，凌云壮志的凌。”他热情地朝方小成伸出手来……

突然有人将他俩一把搂住，大声喊：“把准考证交出来！”

当他们彼此认出来后，都笑得前仰后合。这个大哥哥比他俩高出一头，长得大鼻子大眼睛的，一见面就给人一种可以信任的感觉。他拉着他俩的手走进客厅，坐到沙发上，便自我介绍起来：“我叫王刚，十七岁，高二甲班。我跟林教授学了两年琴。和他学琴可真不容易呀，他在外国名气可大了……”他正讲得眉飞色舞，门外传来一声咳嗽，他立刻闭住了嘴。

林教授走进门，三个学生尊敬地站起身来。教授分别看着这两个新生：“我姓林，以后叫我林老师好啦。”接着，他口气一转：“从现在起，你们已经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了。你们的目标——攀登世界艺术高峰，为了祖国的荣誉，你们可要努力奋斗呀！”他的长眉毛抖动了几下，庄重地问两个孩子，“你们能吃苦吗？”

方小成和张凌的眼中闪烁着欣喜的光芒，他们扬起脖子稚声稚气地喊道：“能！”

瞧着这两个学生天真的小模样，老教授强忍住笑：“那好，咱们今后看吧。”

这三个学生由于在考场门前有那样一次令人难忘的相逢，又加上他们都是林教授的学生，从此他

们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开头，方小成的学习在各方面都相当吃力，音乐基础的每一门课，对他说来都是崭新的天地，他在艰难地搏斗着。每天熄灯的铃声响过，他便一头躺在床上，疲乏得象是刚从一场恶战中冲杀出来。就连做梦也不得安宁，他梦见自己长了一双奇妙的翅膀，朝《变奏曲》的圣殿飘然飞去，可天空到处是五线的天罗，将他团团捆住，使他脱身不得。

一天，方小成在琴房练琴，王刚站在他身旁指手划脚地进行“原则性指导”，方小成头上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林冬冬轻轻地推开门，看到方小成这种吃力的样子，不禁失声大笑。她一笑起来就止不住，这是她的习惯。方小成停住手，感到有点莫名其妙。林冬冬强忍住了笑：“你这是拉琴吗？不！这是水牛在拉犁！”说完又是一阵大笑。一听这话，方小成气得脸色都变了。林冬冬一见，吓得几步窜出门外。

虽然方小成对林教授十分尊重，可他不喜欢教授的这个独生女，在她身上，有一种他所不熟悉的陌生的东西。在家乡时，他从不与女孩子往来，况且家乡的女孩子都不这样。

“这丫头将来准是个美人儿，瞧她多象个西班牙女皇啊。”王刚朝方小成挤了挤眼睛。

“西班牙女皇？”

“有一天教授生病了，我去送水果，就在他卧室的床头，我发现了一张大照片，是个外国女人：蓝色的眼睛，长长的头发披在肩上，脖子上挂着一串大项链，都是蓝宝石的……你猜是谁？”

“可能是外国电影明星？”

王刚伏在方小成耳边神秘地说：“冬冬的母亲，教授的夫人！”

方小成大吃一惊：“教……教授的夫人？他怎么和外国人结婚？”

“教授刚回国才几年。”

“那他……夫人为什么不来呢？”

“我们和西班牙不是没建交嘛，听说要等待……反正我也说不清楚。林教授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世界大提琴之王——卡札斯的学生。卡札斯，知道吗？”方小成摇了摇头。王刚朝他失望地挥了挥手，好象是说：还是个学大提琴的呢，连卡札斯都不知道？

门又开了，林冬冬把头伸进来，这次可严肃极了，脸绷得紧紧地说：“我是俄文课代表，是来收作业的。”方小成把作业交给她。临走，她又猛地转回头，露出一脸怪象，叫了一声：“水牛！”关上门跑了。方小成拿她真是毫无办法。

秋末，音乐学院附中下乡参加秋收劳动，来到了公主坟村。每天清晨五点，嘹亮的军号响了，少